

蔣梅笙先生著

莊子淺訓

天台山農辰題



例言

(一) 兆燮自承乏教授以來。於中學三年級以上學子之研求國學者。恒遵莊子書爲讀本之一。學者既羣喜其文章。而又有頗苦其深而難通者。不知莊之深。非深於理。深於辭耳。且辭亦非誠深。實註家有以深之耳。郭註於章句字義。不屑訓釋。專以玄談尚語。屬雜其間。往往註愈精而本文愈晦。近代註家。稍稍思矯其弊。而於章節既鮮發明。又舊註失當處。亦沿襲而罔加訂正。學者循是以求莊。奚怪其扞格而不入耶。愚於茲書。誦習既久。寔覺無深非淺。無難非易。爰就舊註所未及。與雖及而未得其真者。別以簡淺之語釋之。曰淺訓者。誌其實也。

(二) 淺訓從漢儒說經例。不錄全文。於所訓之章句。標題上方。而綴訓辭於下。其舊註已得或本文自明。無庸訓釋者。咸不之及。意在爲講解或自修者。闢一捷徑。非謂能奄有衆註家之長。更非謂有是書而舊註皆可廢。覽者幸毋誤會焉。

(三) 讀莊者當知其旨趣之簡。蓋莊之學。祖述老子。老之旨。史遷以八字括之。曰無爲自化。

清靜自正。夫莊之旨。亦若是則已矣。其他千辭萬語。博引繁稱。皆枝葉也。淺訓於節疏句釋中。時時揭明本旨。庶令讀者有披雲睹日之快。

(一) 讀莊者當賞其文章之奇。夫儒家如孟荀。其文非不雄駿深厚。顧陳義不離仁義禮樂。誦法不越二帝三王。故醇粹有餘。而奇肆或不足。莊之學。既澆然自放於禮法之外。於是一言一話。無所不致其奇。遂爲天壤間特殊之文字。學者尋繹諷誦。得其行氣運筆之十一二。已翩然自異於流俗矣。淺訓之作。在專以莊之文法。餉遺同志。至若清靜無爲任天不競之旨。與今之世變。南北背馳。甚願學者置而弗論可也。

(二) 讀莊者當諒其悲憤之衷。夫時至戰國。七雄並峙。爭地殺人。歲靡有定。生民之禍亟矣。莊子目擊心傷。以爲正告之。不若譎諫之也。是故放言激論。以末俗之紛擾。歸咎於先聖制作之繁。遂欲滅棄聖智。殫殘禮法。反諸太古渾噩之風。而不知世界文化。有日進於巧靡。決無復反於拙樸。莊之說。理想非不高。而終無實現之期也。抑論雖偏激。其心則可諒矣。昧者不察。以莊爲排儒佞老。是何異於癡人說夢者哉。

(一) 讀莊者當悟其寓言之意。莊之說多徵引故實。以證明其主旨。不知者駭其博聞。實則並由意匠獨造。羨無根據也。故不獨肩吾、連叔、南郭子綦、顏成子游等皆寓言。卽稱堯道、舜述、孔誦、顏亦罔非寓言也。莊又善造名字狀字。奇而彌確。爲古今文家獨步。要之全部莊子。殆無一言一句蹈襲他人者也。

(二) 唐以前書皆名卷。裝成卷軸也。自錢版書行。冊而不卷久矣。而猶曰卷幾卷幾。俗流之失也。今但曰某冊而不名卷。自淺訓始。

宜興蔣兆燮誌

莊子淺訓第一冊

宜興蔣兆燮學

內篇逍遙遊第一

身居塵網。係縲桎梏。若轅下駒。其困甚矣。而心則無不之也。因思遺棄一切。翱遊乎無何有之鄉。廣漠之境。庶幾其逍遙自得焉。今人曰。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茲篇發其端矣。

北冥有魚。其名爲鯀。鯀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齊諧。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搏徒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扶搖。爾雅云。扶搖。師之颺。郭璞云。旋風從下上也。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司馬云。春月深中。游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螭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綱音條。司馬云。蟬。學鳩。小鳩也。支遁云。槍。突也。枋。李云。櫟木也。

適莽蒼者。三澹

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莽蒼。近郊之色也。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朝菌。司馬云。大芝也。天陰

生。龔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惠本亦作蟪。同姑音姑。司馬云。惠姑。寒蟬也。二名蜺。蜺。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椿。丑倫反。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歲爲一年。彭祖。世本云。姓錢。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湯之問棘也是已。

棘。李云。湯時賢人。窮髮之北

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

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風

曲上行若羊角，轉於謙反，字亦作翺。司馬云：翺，翺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

宋榮子，崔云：賢者也。猶然笑之，謂猶以爲笑。

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

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未樹，司馬云：樹立也。未立至德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泠然，輕妙之貌。音零。

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

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

故曰：至人

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

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尸，本亦作燭，音符。向云：人所然火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李云：鷓鴣，小鳥也。偃鼠，鼯鼠也。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

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射，徐音夜淖，郭昌畧反，李云：淖約，柔弱貌。司馬云：處

子，在室女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

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時女，

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喧，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殤礪萬物，以爲一世漸乎亂。孰

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

稽，同馬云：至也。

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

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李云：資，貸也。章甫，殷冠也。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窅然，李云：猶悵然。

惠子

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喭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澼絀爲事。

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爲

梁相。則瓠戶部反。補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喭。本亦作号。徐許橋反。李云。号然。虛大貌。培。司馬云。擊破也。泔。徐扶經反。澼。普歷反。統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爲之統。李云。泔澼絀者。漂絮於水上。客聞之。請

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泔澼絀。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澼絀。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所謂腰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遺

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效司馬晉遠謂伺遠翔之物而食之。辟。毗亦反。司

馬云罔也。獲牛郭呂之反。

北冥南冥

冥者。窅冥幽晦之謂。今地理家言北有北冰洋。南有南冰洋。其地皆荒寒冥漠。亙古無人迹。莊子以冥狀之。其思想奇矣。戰國時哲人傑士。奮其自由之思。揣測物理。多有與近代學說相冥合者。莊子中類是者非一。以下隨文詮釋之。

海運

隨海風而運轉也。

天池

天池。言其大也。南半球大水汪洋。莊子似已見及之。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生物。有生機之物。賅動植物而言。動物吸養氣而呼炭酸氣。植物反之。互相吹噓。各遂其

生故曰以息相吹。是等微妙之理。羌無實驗。直以超悟得之。可謂奇絕。吾儕苟不生今日。安從索此語之解。無怪乎自來註家。混沌了之也。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天爲積氣。非有實質。空氣無色。遠則見其蒼蒼。令置身鵬背而下視地球。亦第見一點小星。晃漾於蒼蒼中而已。科學未明時。言天者率誕妄離奇。不可究詰。莊之說獨整澈如斯。其識卓矣。

坳堂

堂上窪處。

培風 圖南

培。涵養蘊蓄之謂。圖。謀也。南。非一蹴可至。狀以圖字。有躊躇滿志之義。風曰培風。南曰圖南。造言奇崛若此。

我決起而飛。槍榆枋。

決起。衝決而起也。槍突也。榆枋。木之矮者。湯之問棘也是已。

此句爲提筆。下文窮髮之北。至而彼且奚適也。卽舉湯之辭。蓋引古志以明己之說非尠。其實皆寓言也。舊注以此句爲結上之辭。則下文爲重出已。

此雖免乎行

免。通作勉。謂勉力而行也。

北冥有魚。至聖人無名

以上第一節。極小大之辨。歸結於三無。

歸休乎君

休。美也。言歸美名於堯。

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恭默象神。尸之職也。明信陳辭。祝之職也。其位皆不離樽俎之間。若失位而代庖。庖未必

治而祭益廢矣。以上第二節證聖人無名。

大有逕庭

逕者。野外小路。庭者。室前隙地。喻相去懸殊。不相近也。

肩吾問於連叔。孰肯以物爲事。

第三節證神人無功。

宋人資章甫。至。窅然喪其天下焉。

第四節證至人無已。

不龜手

龜。舉倫反。今作皸。膚紋拆也。

蓬之心

蓬花輕揚。隨風飛轉。喻中無定識。隨俗轉移也。

惠子謂莊子。至終

第五節言大器貴善用。

齊物論第二

萬物芸芸。一物一心。孰得而齊之。我欲齊物。物將齊我。交相齊而愈不齊。天下之爭所以起也。唯各任其自然之性。而不以人爲擾之。斯不齊而無害爲齊焉。故齊物云者。非有術以使之齊。姑設此已齊之觀焉耳。抑非謂物終可齊。聊爲自慰之辭。以塞其悲焉耳。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荅本又作嗜。同吐荅反。顏成子游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假。諡成。字子游。今之

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假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

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猶蕭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

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遣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噫。乙戒反。是

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參乎。長風之聲。參。良救反。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此路舉衆竅之相似。枅。音雞。吐上方木也。似圈。起權反。杯圈也。似洼。李

於花反、司馬云、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讓者、笑者、咬者。此略舉衆竅之聲殊謫、李、虛交

若注曲、若河、下、馬云、若讓、聲、突於弔反、司馬云、深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也、咬、於交反、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治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李云、于、鳴、聲之相和也、治風、李云、治、治、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而獨不

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

邪、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

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懼懼、大恐縵縵、其發若機

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漚也、漚、本亦作、濼、同、音逸、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姚、之、涉反、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朕、李除忍、反兆也、可行己信、而

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藹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芒。芒。昧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崔云吹。猶賴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殼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殼音。豆反。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物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道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

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狙公李云

老狙也。廣雅云。狙。獼猴。字音序。司馬云。椽子也。朝三莫四。朝三升。莫四升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

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

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

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司馬云。枝。拄也。策。杖也。梧。也。崔云。擊杖以擊節。梧。

司馬云。琴也。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其好

之也。欲以明之。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

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綸。音倫。崔云。琴瑟弦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

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

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賺。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怯而不成。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脗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司馬云。宗。脗。胥。敖。三國名也。堯云。宗一也。脗二也。胥敖三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藪。鯽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獫狁以爲雌。麋與鹿交。鮪與魚遊。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崔云：羆狙一名羆，其雄獸與狻猊爲化牡。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向云：孟浪。音漫。無所趣舍之謂。向司馬云：聽熒。疑惑也。崔云：時夜。司夜。謂難也。彈。徒且反。鴉。司馬云：小鳩可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

芑。茫然無知而直往之貌。李、王倫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

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

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

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

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弔音的。至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

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

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李云黜闇。不明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

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司馬云。曼衍。無極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蝸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

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南郭子綦至汝知之乎

第一節。欲齊物必先忘我。故以喪我發其端。

山林之畏佳

畏佳。作嶮。崔。嵯。峨也。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言風所吹。萬變不同。而其鳴其止。皆自主之。

與接爲搆。日以心闢。縵者。審者。密者。

言與人交接。必構成恩仇。恩仇之生。由於心競。或縵然無文。或審然深藏。或密然無間。皆狀心闢之殊。朋友男女。咸不外是。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言攻守之異。發若機括。攻人之捷。逾於弩箭也。留如詛盟。自守之堅。若有誓言也。司是非者。有是我非彼之心。必以進攻爲快。守勝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其殺如秋冬

殺讀如字。不必讀色界反。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言人溺於情欲之所爲。雖萬牛不能挽之使反。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漚也。

厭沒情欲。有如緘束。老而愈深也。

變熱姚佚啟態。

熱。多佈也。姚作佻。輕也。啓。謂開發情欲。態。謂修飾容貌。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再言已乎。歎觀止也。且暮。不期之辭。言萬物之生。皆偶然得之也。以上第二節。上言風

動則地籟生。下言天籟不可見。驗諸人情之萬殊。皆所以明物性之自然也。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彼卽物也。非物無以有我。非我無所取於物。是物我之間。關係至近也。

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我自爲我。物自爲物。不知孰爲使之者。無已。其歸功於真宰乎。真宰者。真靈之主。造化是

也。然真宰微眇。若有若無。不可得其眇兆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吾人對於真宰。可行其信心。而不能見其形迹。第有感通之情。而無接展之形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

心肺脾胃肝腎。謂之六藏。賅而存者。謂備具於一身之中也。吾人視身之一骸一竅一藏。兼愛兼養。初無孰親孰疏。故曰。誰與爲親也。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皆說。猶言兼愛。有私有所偏袒也。言汝於全體。一一皆說之乎。其有所私袒也。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

如是。謂既有所私。所私必爲心也。既私其心。則百體受役。非皆有爲臣妾之象乎。顧皆爲臣妾。必不足以相治理。其必以一體爲君。而諸體皆爲之臣乎。遞相爲君臣者。例如喜時則心爲君。而諸體皆從令焉。怒時則肝爲君。哀時則肺爲君。恐時則腎爲君。思時則脾爲

君食時則胃爲君。凡一體爲君。則他體皆從而爲臣。餘準此。

其有真君存焉

真君卽真宰也。百體雖遞相爲君。皆非真君。唯造化之原。乃真君所存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句無益損乎其真

其情。謂遞相爲君臣之情。皆自然而不待強勉。如上文之所討論者。爲欲求得其情也。然智者求而得之。仍不能拂其情。衆人放而不求。亦不過順其情而已。故得與不得。於情之真。初無益損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總之人一受真宰之賦畀以成形。雖不卽亡。亦奄然待盡而已。

與物相刃相靡

怒而相觸爲刃。喜而相摩爲靡。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成心謂自是之心。師之卽以之爲君也。我隨其成心所在。遽奉爲師以令物。則物誰無成心。獨不可師之以令我乎。各自師以相爭。爭之所以起也。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成心由於私欲。私欲非心之本體。直代心爲政耳。雖然。奚必知所代之物。其心不虛靈。則自取紛擾。勢所必有。匪直知士。雖愚者亦有斯弊焉。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欲泯是非。莫若不設成心。倘未成乎心而能有是非。譬若今日方謀適越。而昨日已至。言必無之事也。

非彼無我。至吾獨且奈何哉。

第一小節。憫以形役神之失。

其以爲異於鼓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鼓。鳥子也。鳥子之音。萬喙一致。以無是非也。人之言。雖有是非。然以是非無定之見觀之。

其異於鷄音亦正不易辨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是此也。下文與彼對舉者準此。物各以所據爲此。則外此者皆彼也。故無往非彼。亦無往非此。

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生死可不可。多倏忽變移。故曰方。是非多同根異幹。故曰因。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不由者。不從物物而辨其是非。照之于天者。臨以自然之理也。亦不過因其是則是之而已耳。

故曰莫若以明

執是非之一端。則愈辨愈不明。得是非之環中。則不辨自明也。第二小節言彼此是非之不易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胡以非指。如指有拇。食中無名。季不可渾言爲指也。馬胡以非馬。如馬有黃。白。驪。驄。不可概稱爲馬也。凡設喻之道。以同類喻。恒不若以異類喻之明。舉指與馬爲例。而凡非指非馬者。可以隅反。故天地之大。猶一指也。萬物之繁。猶一馬也。

舉莛與楹

莛。草莖也。草莖與柱。其大小迥殊矣。漢書。以莛撞鐘。可證。舊註訓梁。失之。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析材木以爲器。木之分器之成也。搏埴土以爲陶。陶之成。土之毀也。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通成毀而爲一。唯達者心知其意。然因此意不能施諸實用。故仍寓諸尋常日用中也。庸字兼常與用二義。

勞神明爲一

一者一端也。或爲成。或爲毀。衆人常勞其神明以爲之。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和之以是非。即上文所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休息也。天鈞。自然之陶冶。

而未始有封也

封。疆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有所成必有所虧。如昭文之鼓琴。成宮則虧商。成角則虧徵也。無所成亦必無所虧。如昭文之不鼓琴時。五聲六律。渾然皆備也。故猶昔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衆人以滑亂疑惑相炫耀。聖人所圖。在通爲一。唯通爲一之理。不可施諸實用。故寓諸尋常日用間。此卽不明之明也。第三小節。申言是非成虧之不易辯。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與此相發明。

爲是而有眡也

因自是而有眡域。

論而不議 議而不辯

論者縱言事理。議則兼詳法術。辯則判決是非矣。

聖人懷之

懷藏也。

大廉不嗛

嗛通作歎。自視不足也。

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園通達也。方窒礙也。五者本園通之德。一有所偏。則幾於窒礙矣。

南面而不釋然

言端居以思。心有未安也。

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言德果如日。則萬物蒙仁。奚以兵爲。第四小節。言有無之相因。

合上四小節。爲第三節。物之不齊。正以是非有無之判然耳。故反復辯難。務比而同之也。

鯽且甘帶

鯽且。蛆蟲也。帶。女子病液。言蛆蟲處糞穢中。食帶而甘之也。舊說皆非。

揭缺問乎王倪至而况利害之端乎

第四節。必并知不知去之。而後物可齊。至於死生利害若一。則齊物之效全矣。

聖人不從事於務

務者。專營一事也。

爲其脰合置其滑潛以隸相尊

爲其脗合者。與天道密合也。置其滑潛者。不隨人欲泯亂也。夫人欲之所以滑潛者。特以徒隸之謬相尊戴耳。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大覺。死也。死而後知生之爲大夢也。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是非之言。變化無定。故曰化聲相待者。待異趣而發其聲。如是必與不是辯。然必與不然辯也。然辯與不辯。實無大殊。故曰若其不相待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忘年則齊死生。忘義則同是非。此旨可以振發於無窮。故道德恒寄諸無窮也。第五節。申言死生是非等諸一夢。旨彌悟。言彌悲矣。

蛇蚺蝮翼。

以喻至微末之物。

固兩問景。至此之謂物化。

末節復設兩喻。一以應自然。一以應死生若夢。

養生主第三

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死循環。天道之常。奚所用其取舍欲惡。然則養生之說。不已贅乎。抑知內傷於智巧。外觸於輻輳。害其生而促其死者。皆非正命。惟知道者。損智外物。純任自然。故能終其天年。而不夭枉。養生之主。如是而已。不如後世所云。奪造化。逆生理。妄冀長生不死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已因於知而不知止

又爲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騞然徐許踣反。司馬云皮骨相離。

聲騞呼獲反。崔云音近獲。解大於聲也。桑林崔云宋舞樂名。經首。崔云樂章名也。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

窾，若管反。郾，郭司馬云空也。

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軀乎。

大軀，音孤，向郭云軀反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崔云族，兼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

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

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

謦，化百反。

如土委地，提刀

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

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

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

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
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爲善近名。必遭忌嫉。爲惡近刑。必被誅夷。於養生之道悖矣。故善之隱者可爲也。惡之顯者不可爲也。此老氏之柔道也。儒家立言。必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以此詆莊之不粹。然試問舉世滔滔。疇則有善而無惡。爲彼說者。徒飾僞以欺人耳。固不若莊子真率有味也。

緣督以爲經

督者督脈。緣如緣木求魚之緣。因而上升也。經常也。案醫經。督脈行身之背。主精髓。任脈行身之前。主氣息。常人視聽言思。氣耗於上。男女交接。精竭於下。是以任脈常升。督脈常

降。一旦分離。奄然斃矣。善養生者。閉息以實丹田。還精以益腦髓。使任脈之氣。常降至極下。復緣督上升。達於腦中。以是爲常。則保身全生之道也。養生祕旨。盡此一語。舊註乃全未了解。

吾生也有涯。至可以盡年。

第一節。養生主旨。以下雜引故事以證明之。

技經肯綮之未嘗。

肯綮。骨肉連結處。難解者也。今俗以言之切要者。謂之中肯。實失其旨。本句爲倒置法。猶言技未嘗一經肯綮也。

每至於族。

族。通作簇。攢聚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至得養生焉。第二節

惡乎介也。

介大也。傳曰：榮澤有介樂焉是也。右師蓋知道者，故其貌介然廣大。見者驚之，舊註以介爲偏別，匪直無據。抑人既受別於養生之情，奚取焉。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

天者自然之象。人者矯飾之容。

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

言天生是人，使之獨具介然之貌。有與，謂有所繫著。人爲之貌，必繫著於物，而失其介然。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

十步乃得一啄，百步乃得一飲，自求飲食，勞苦如此，宜不若畜乎樊籠，受人參養之逸矣。然雉之心，殊不斲然也。

神雖王不善也

王同旺。受人參養，精神雖王，而失自然之樂，以喻人爲之貌，終不若天然之貌之善也。以上第三節。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手薪而然之。指間之薪立盡。是指能窮夫爲薪者也。然薪之本質。實未嘗盡。特爲火所傳變。半爲煙。半爲灰。燼焉耳。嚮使以法收其煙。並所存之灰。燼權之。其量必與原薪相等。不失毫釐。是知其盡之一證也。又薪之煙。灰燼散布地上。還復生薪。薪復生火。循環不已。是不知其盡之二證也。物理學家因是得定義曰。天地間之物質。永不消滅。莊子之時。未知實驗。而妙悟所至。已會其理。信乎其爲命世之英也。觀夫薪火相傳。終無盡理。則人之生死。死生。絲續不絕的。然明矣。以上第四節。

人間世第四

人與人羣。而成世界。故謂之人間世。人間世之事變。雖萬有不齊。而處之之道。要不外無心順物。不才全生。盡之矣。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無所
依歸

回嘗

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人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雖復築路，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禮云：天且德厚信弋，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而目將熒之，其言辯捷，使人眼眩。而色將平之，不能復白，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己以從彼也，容將形之謂擊焉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

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李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

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其揚

於外。強裸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

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

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更說此三條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

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

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

古爲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

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

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揆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顏回曰

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易

之者。曠天不宜。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曠。徐胡老反。向云。曠天。自然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

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

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

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

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無門

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

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闕。徐。若穴反。司馬云。空也。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

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

能化物哉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

之所紐也。伏戲几籙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

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

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

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

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
交近。則必相厭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
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
力者。始乎陽。本共好戲常卒乎陰。欲勝情至。酒典害彼。大至則多奇巧。不復循理。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無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
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野獸之野。獸之野。獸之野。獸之野。
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然暴怒。俱生癡癡以相對之。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
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
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若莫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盛矢。音成。下及注同。矢。或作屎同。蜃。從市。轉反。蛤類。漚。徒市反。適有蚤蚩僕緣。僕。僕然。華著馬。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同馬云液津液也槨謂胎出槨槨然也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狙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散匠石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爲用則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

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藪。子綦曰：此何木也。

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喙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喙食紙反

宋有荊

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司馬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

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巫祝解除樂此三者。必妙選擇其然後敢用。適河。司馬云。謂沈入於河祭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

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繯。足以備口。鼓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

特其無用。故不自哀。匿。司馬云。會撮。臂也。古者臂在項中。脊曲頭低。故特指天也。李云。管。腋也。五藏之胸皆在上也。

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得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
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
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
知無用之用也。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量平聲。民之死於兵役者。至可用國量之。其多可知。史記貨殖列傳有曰。用谷量馬牛。其
語奇矣。然未若茲語之尤奇也。蕉讀作樵。澤中本草木所萃。今乃若樵者之芟刈無餘。其
荒歎可知。

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

矜音腔。確實兒。言德雖厚。信雖矜。未與人聲氣相通也。

術暴人之前者

術讀作述。

顏回見仲尼。至而况若乎。

第一節言仗德智以語暴人必危其身。

嘗以語我來。

嘗。試也。言試以告我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案。抑也。容與。猶言縱恣。言其務抑制人之感己以求縱恣其心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嘗。

漸平聲。浸漬也。若斯之人可名之曰雖日日漸漬而其德不成。又况一朝語以大德乎。嘗病也。外貌雖合而心不自病也。

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言不墨守己說必求人之善之或必求人之不善之也。

大多政法而不謀

言大設多方之政法。而不調刺其心。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符者。有象之物。以耳聽者。僅止於耳。而不入於心。以心聽者。止於有象。而不及無象。唯氣爲至虛。隨物而應者也。

無門無毒

毒。讀作塙。音道。保衛之臺也。言虛已任物。無門戶之見。無防衛之具。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宅心於一。而寓意於不得已也。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俯仰隨人。則真性日漓。故爲人使易以僞。任天而動。則雕飾自去。故爲天使難以僞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

徇當作使。字之譌也。常人耳目恆馳於外。心智恆擾於內。此所以神日昏而形日敝也。苟能使耳目內通。而不外馳。遺外心智。而不內擾。則至虛極靜。平旦之氣。足以彰往察來。如有鬼神來止其室。而況人事之顯著者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籙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化猶言造化。禹舜謂賢臣。伏戲几籙謂聖主。散散處衆人也。言若是之人。以之處人間。世足爲萬物之造化。賢臣之樞紐。聖主之所行以終身。而況衆人乎。以上第二節言無心任天。而後能應變濟時。

寡不道以懽成

言不以其道而能慶成者寡也。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

言其日食守粗糲而不求善饜下之人舉火甚暫。不思納涼。明白奉儉薄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復如字。答也。靡。柔服也。

行者實喪也。

自矜行誼。則實德喪矣。

何作爲報也。

言何必作意以圖報命。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至此其難者。

第三節。言傳命勿參己意。順其自然而已。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至可不慎邪。

第四節。明順物無競。則可以處人間世也。

以下四節。雜引故事。發明無用全生之指。

幾死乃今得之。

幾死。猶言屢瀕於死。得之。謂得無用之道。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趣同促。言亟取之。苟無用。則能爲社神何邪。

曰密。句。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密。猶言秘之。若汝也。彼謂社神。不知己者。卽匠石之倫。言彼社神直託此木焉耳。非木之靈也。今之見夢。亦以余爲不知己者。故加茲詬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義。宜也。言彼旣以無用自保。而顧以宜材用譽之。去理遠矣。第五節。

隱將芘其所賴。

隱。意度也。言以意度之。結駟千乘。殆將盡芘其所蔭中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言唯神人能用此不材。

狙猴之杙。

杙。小榦也。今之叅猿猴者。多棲之小木榦上。

高名之麗

麗。通作麗。梁也。謂高大有名之屋之梁。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至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第六節義見前。

會撮指天

會撮之解。司馬說得之。謂髮髻指天也。

挫鍼治解 鼓筴播精

解。故敵之衣。挫鍼治解。言按鍼爲人補綴舊衣也。鼓筴。撲著也。播精。布揚易理之精微。言占卦也。

又况支離其得者乎

得。通作德。支離其德。謂不中世用之德。第七節義見前。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

迷陽。荆棘之異名。荆棘叢生多陰翳。故號迷陽。却曲。趨趨紆折也。言荆棘乎。荆棘乎。慎無傷吾之行。吾行已極。趨趨紆折之苦矣。慎無更傷吾足。凡此皆喻小人當道。世途險巇也。舊注全未喻其指。至讀行步之行爲言行之行。手足之足爲滿足之足。何其陋也。

孔子適楚。至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第八節義見前。

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發揚於外。有若符信。使人望而敬禮之。忘其形之美惡焉。若夫無德之人。修飾容貌以自炫鬻。滋見其淺鄙而已。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李云別是曰兀。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

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兀也。直後而未往耳。兀將以爲師。而況不若兀者乎。奚假魯國。兀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

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王於況反。李云。勝也。其與

庸亦遠矣。與凡庸異也。

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燔。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

以化爲命。而無咎造。

而守其宗也。

不離至當之極。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

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

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

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寶。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

六骸。從云。手足首身也。

象耳目。一

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

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蓋與別者並行。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介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

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臣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宅。」惡醜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甯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少焉眴若。皆

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鬻資所甲反，屬也。宋均云：武飾也。李贄送也。別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

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

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

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

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開豫。

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說。然也。○兌，李云悅也。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而俱化。是

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

也。德者，成和之修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

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

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無形而心成者邪。

怪其無教授之迹。而以心成衆德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遺失也。謂失其道。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道固自足。無待假借於物。審明此指。自不隨萬物遷流矣。

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好爲人師。是自多其智也。不言感人。是以心逆心也。若人者。亦僅得常人之心耳。物何爲而獨上之哉。最第一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寶。

徵成也。保其初志之必成。恃其不懼之有實。皆勇者之心也。

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要約也。將求勇武之名而能自約束者。猶若是其勝人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智周乎萬物。則一而不雜矣。心契乎天倪。則生而不死矣。
彼且擇日而登假

假。從徐音遐。登遐。乘雲御風之類。擇日。猶言乘時也。

魯有兀者。王貶。至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第一節。引故事以明德充者不必形全。以下三節同義。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狀飾也。論語。小人之過也必文。意義相同。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之彀中。中央。喻危辱之地。言人自投於危辱之地。固當爲刑戮所中傷。然而有時不中。

者。命之優也。

子無乃稱

言子無如是云云也。 第二節。

天刑之安可解

言天既加以桎梏之刑。俾舍己芸人。柄柄道路。雖欲解脫。安從解脫乎。語似譏孔。實孔之知己。封人荷蕢之倫也。 第三節。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望。猶言滿其望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且而。猶言然而。雌雄合乎前。即指上文丈夫婦人爭轅其前也。舊注以禽獸言失之。

少焉胸若

少焉。須臾也。若然也。言純子胸然視其死母。崔云死母目動。非也。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諸御。括男女而言。猶云嬪御侍御之屬也。嬪御不爪翦不穿耳。侍御之新婚者。止宿於外。不復役使。皆惡毀傷其形也。

形全猶足以爲爾

爲爾。猶言致此。謂蒙優待也。

德友而已矣

第四節。以下二節。由忘形進言忘情。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肩肩。羸小兒言視全人之脰。反覺其小也。

獨成其天 第五節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言天選子形。固入道之資也。子乃日以堅白之辯鳴。有終身勞情徇物已矣。以上第六節。

大宗師第六

宗非所宗則心擾。師非所師則道歧。因思古之真人。主無爲。尙自然。其道至大。宜爲萬物所宗師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慕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更也。反。至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者。市志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

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安爲志，其容寂，其顙頰頰，大朴之貌。○頰，李

音仇。二音達。淒然似秋，煖然似春。煖，音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夫

人無樂也，直臭之塞而物自通。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

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沖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

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漉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似好閉也，與乎其似也。與乎止我德也。

厲乎其似世乎，磬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縣遠深遠，莫見其門。悅乎忘其言也。悅，亡

本反，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故雖殺

而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

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

一也。其不一也。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

於上古而不老。猗章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岷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
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
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
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維
斗。李云：北斗。所以爲天之綱維。司馬
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馮夷。司馬云：清冷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
伯。肩吾。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禺強。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清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
蛇。名禺強。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
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司馬云：穴名。星經曰：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南伯
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
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
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
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

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甯。撻甯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黎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跣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鵝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鑊錮。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李云撓挑猶宛轉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

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問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曰。曰。天之黻民也。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畸人。居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關於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

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已有所

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

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爲形之駭動

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有且宅而無情死。似形骸之變，爲且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其

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且

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

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獻，王云：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獻笑。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軛？夫堯既已黥汝以仁

義而剗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朝之是反、崔云朝辭也。意而子

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

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

其知。皆在鑿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庸詎知夫造物

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

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

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宅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

矣。曰。可矣。猶未也。宅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

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

好也。化則無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

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

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自然而生物者。天之所爲也。卽物而窮理者。人之所爲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有所待。待外物也。知識必待物。物而求其當。則物理無窮。所待者亦茫茫無定也。屈服者。其嗟言若哇。

哇。乾嘔之聲。理屈心服之人。其嗟中雖有言。哇然而不吐。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有廉隅而不固執。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尙虛白而絕藻飾。

崔乎其不得已乎。

崔如崔巍之崔。居高位也。不得已。明無驕泰之心。

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

濔乎進色。貌齋莊也。與乎止德。心澹定也。厲乎。謂制行峻厲。似世乎。言不同流俗也。上二句正言。下一句反詰也。論語云。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與此同義。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斥也。

德爲人所同具。猶含生之類。莫不有足。有足者自能登邱。有德者亦自能遵循。真人第與之俱往而已。非驅迫而爲之也。

是之謂真人

第一節。言真人之德。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與。參與之與。言命與天所主宰。人不得而參與之。是皆物之恆情也。

而况其卓乎。

卓者。卓立天表之道也。

而况其真乎

真。卽齊物論所謂真君。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喻小康之治。不如此大。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言旌別淑慝。不如同化。

特犯人之形

犯作範。犯人之形。如以土木肖人形。非真人也。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

物之所不得遊。卽所謂藏天下於天下。皆存者。萬物各遂其生也。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

善者猶言無可不可。妖通作夭。少也。猶云可少可老可始可終。無執著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列舉神聖得道之效。明天地古今。唯道可爲大宗師也。以上第二節。言無爲自化之道。
曰惡。句惡可。

上惡字歎詞。下惡字何也。

吾猶守而告之。

守者。存養之謂。先自存養而後告人。明傳道之不易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至七日而後能外生。

皆自狀其存養中之所得。

朝徹而後能見獨。

朝。孟子所謂平日之氣也。人能保守此氣。勿爲措亡。則虛靜之中。能彰往察來。見人之所
不見。故曰見獨也。舊註未明。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

萬物生死。本往復循環。靡有間歇。故殺生物者。不必其果死。生生物者。亦不必其果生也。
櫻寧

隨所感而成物。天德也。

聞諸副墨之子。至參寥聞之疑始。

諸名或可解。或不可解。以意逆之。無庸一一穿鑿也。第三節自此至終篇凡七節。並杳冥恍惚之詞。所以狀道之淵穆也。

句賚指天

與人間世篇會撮指天同義。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至成然寐遽然覺。第四節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至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第五節

顏回問仲尼曰。至乃入於寥天一。第六節

螿萬物而不爲義

螿古螿字。雜和生菜也。故借以爲和義。

意而子見許由至此所遊已 第七節

顏回曰請從而後也 第八節

而趨舉其詩焉

趨讀爲促。亟也。

子輿與子桑友至命也夫 第九節

應帝王第七

世之帝王不越二塗。或勞形苦心以爲民。或恣睢淫縱以適己。敬肆雖殊。其爲毀性壞道一也。唯宅心無爲。自然化物。庶幾天德克全。至治亦備焉。若而人者。其當爲帝王者乎。篇首揭主旨。以下雜述故事以證明之。通例然也。本篇先述事。凡五節。至第六節乃揭主旨。第七節復以寓言反證之。篇法特艷奇甚。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莽眇輕虛之狀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肩吾徐音藝。可馬云法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

簡文云：如擗應聲之疾，故是強梁之貌。物微疏明，司馬云：事能通而開明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猨之狗來

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始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機，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

故謂之將死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

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

司馬云：鯢桓，二魚名也。審，簡文云：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

波流，故逃也。

弟，徐音頽弟。靡，不窮之貌。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

豕如食人。

忘貴賤也。

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一

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

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

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

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言懷仁以要結人心。亦足以得人之歸附。而不歸附者未絕。卽終不免於非毀他人。非毀不已。刑戮隨之。而仁已漓矣。

其知情信

情實也。其知簡而不紛。實足以自信。

而未始入於非人

無可非毀之人。亦不知有非毀人之事。所以爲至治也。 第一節

肩吾見狂接輿。至而曾二蟲之無知。 第二節

天根遊於殷陽。至而天下治矣。 第三節

胥易技係

胥。庶人在官者之一。易音異。治也。言是人之於舉人。譬猶胥徒之治事。苛細而不知大綱。曲藝之係著。拘泥而不通大道。舊說皆未得。

獲狙之便執

執字絕句。言以便捷而見執也。

藤之狗來藉

藤同薺。長毛也。藉。謂蹴踏之。如史記魏其武安傳。人皆藉吾弟之藉。

陽子居見老聃。至而遊於無有者也。第四節

鄭有神巫曰季咸。至一以是終。第五節。道如壺子。而後可爲帝王也。

無爲名尸。至故能勝物而不傷。第六節。一篇主旨在此。

南海之帝爲儻。至七日而渾沌死。第七節。以有爲爲帝王。必死之道也。

外篇駢拇第八

儒言仁義皆出於性。孟子且以惻隱羞惡之心證之。其說允矣。茲獨等諸駢拇枝指。謂無

當於道德者。非誠毀之也。日擊夫溷濁之世。淫僻暴豪之徒。日出而不窮。爭奪殺戮之慘。日進而未已。徒懸仁義之虛名。曾無毫末之補救。曷若掃除一切。遊心於清靜無爲之得哉。所謂無聊之極思。非得已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拇音母。足大指也。同馬云駢拇謂足拇指。

連第二指也。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

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曾史。曾參史鱸也。曾參行仁。史鱸行義。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

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啣侷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

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枝指。生而有之。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長而後發。故曰出乎形。然駢枝無裨於德。贅疣亦無涉於性。故爲多餘於德。多餘於性也。

敝跣譽無用之言。

敝。如舌敝耳聾之敝。半步曰跣。跣譽。猶云近名。謂一時之名也。言其勞敝口舌於近名無用之言。

而枝者不爲跂。

跂通作歧。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故曰多憂。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誠使仁義足以治世。則三代以下。仁義大明。宜其天下太平無事矣。今何以囂囂日益紛爭也。第一節。歷舉駢枝。引出仁義。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招音翹。舉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至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第二節。正言仁義非性。

故嘗試論之。至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第三節。論人所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至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第四節。言己所臧。

馬蹄第九

人物各有真性。任天而遊。不伎不求。固甚樂也。自有養之教之治之者。而真性日離。年命日促矣。自由則生。不自由則死。茲篇倡其先聲焉。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崔云。義臺。猶雲臺也。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

以羈縻。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雖謂羈縻其頭也。屬丁邑反。絆也。飢之。渴之。馳之。

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

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爲仁。跲跲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跲。馬知已此矣。夫加以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闐扼鷲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衡轅前橫木縛轡者也。扼。又馬頸者也。月題。馬額上當額如月形者也。李云。介倪。猶睥睨也。闐。向也。鷲。抵也。曼。突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跲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跲跲。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馬蹄可以踐霜雪。至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第一節。言物性不宜拂。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至聖人之過也。

第二節。言人性不宜拂。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至此亦聖人之過也。

第三節。重言以申明之。一篇之主賓。人與馬也。而首節忽增出陶匠二事。賓中有賓。則馬遂爲賓中之主。猶恐其不明也。故末節必復合人馬以論之。篇法之奇而正如此。

胠篋第十

小盜可備。大盜不可備。自然之勢也。業既明知其不可備。而必多制無益之法以備之。是聖人先有盜之心矣。奚怪大盜之攘其法而蒙其名耶。是故欲言止盜。莫若去聖毀法。無聖無法。則盜失所據。不止自止矣。然茲乃太古之休風。大同之盛軌。非可於日暮期之者。則茲篇所論。亦徒寤寐思服而已。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扁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閭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脮。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魏徐勣紙反列腸曰。龍子胥靡。司馬云。靡也。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

生而大盜起。

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

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

培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

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擯

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寒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擣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騶郭呂係反。李云折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燭。徐音樂同。馬注云。散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

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慙爽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備本

亦作蝮。又作蝮。川竟反。動蟲也。雀云。肖翹植物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啍啍以己誇人也。將爲臆筮探囊發匱之盜。至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第一節。揭明主旨。

故嘗試論之。至法之所無用也。

第二節。極言聖人之法。所以資盜。

而悅夫嗶嗶之意。

嗶嗶與諄諄同。郭註以己誨人。本明釋文博引衆說。反晦之矣。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嗶嗶已亂天下矣。

第三節。慨慕古風。力詆好智。

在宥第十一

因其所而居之。謂之在。寬其途以容之。謂之宥。蓋天生烝民。莫不賦以自由之性。因而任之。天下自平。強而治之。大亂乃起。共和國之元首。不可不三復是篇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然。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爲行不平也。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

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鬱卷憤囊而亂天下也。

憤囊猶搶攘也。

而天下

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塵埃之自動也。

吾又何暇治天

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撻人心，人心排下

而進上。

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也。

上下囚殺。

言囚殺萬物也。

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

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

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

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鋸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撻

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巉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巉岩，岩反。

今世殊

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

之不爲桎梏繫杙也。

桎梏杙梁也。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

嚙許交反。向云。嚙矢。矢之嚙者。

故曰。

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

司馬云。緝。發並無心之謂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

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放，方往反效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

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甯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因衆以甯所聞。因衆人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甯安。若役我之知。造衆人、衆人之技多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

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明乎物

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

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

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

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大同而無己。無己

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

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

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

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

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

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喜怒不生。則性不淫。賞罰不用。則德不遷。此在之宥之之道也。

聞在宥天下。至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第一節。貴無爲。安性命。

崔瞿問於老聃曰。至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第二節。言摠心之弊。刑戮日繁。

黃帝立爲天子。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第三節。廣成之論無爲。

雲將東遊。至起辭而行。

第四節。鴻蒙之論無爲。

世俗之人。至是之謂至貴。

第五節。言獨有乃能貴於衆。

大人之教。至不可不察也。

第六節。辨道之大小。

天地第十二

古人命篇。雖多取發端二字。然全篇意義。大率一貫而不歧。茲篇命曰天地。固已大而無咍。卽所論亦不一其旨。蓋由弟子最錄雜言而成。非莊子之手著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道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原而後能物焉。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

大小長短修遠。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司馬云喫。謂多方也。乃使象

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

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

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坳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

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聽知。而

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爲本。則

可同。斯達也。將達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將與後世事役之端。方且爲物絃。將達使後

制物。○絃。廣雅。公才反。云束也。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治亂之率也。言非但治

主乃爲亂率。

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秦初有

無。無有無名。

無有故無所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

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

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縉縉。若

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方。可不可。然不

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言其高顯易見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

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丘予告若而所

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

存者。盡無。

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

天。將闕苑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

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

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勉蹇然驚曰勉也
沆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
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
所由然題并逆反沆本或作芒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
矣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播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洗湯其名爲梓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泆本或作旋李云疾速如湯洗也子貢瞠然
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
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

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
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
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

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
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
其所之。茫乎漭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儼然不受。天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
德。子貢之遂沒於此人。卽若

列子之心醉
於季成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
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
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

哉。諄芒將束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

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罔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鬣。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

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此直達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佛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

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

祈禱。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類。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天地雖大。至無心得。而鬼神服。

第一節。君道法天。

夫子曰夫道至死生同狀

第二節。君子有十德。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辭氣似乎未全。不知實倒置句法也。若曰。無論大小長短修遠諸境。往來騁。要其歸不離乎道也。第三節。言王德。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至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第四節。言無心而後能得真。

雖然有族有祖

謂無異乎衆人也。

堯之師曰許由至南面之賊也

第五節。言任智不足以配天。

堯觀乎華至封人曰退已

第六節言聖人處福之道。

堯治天下。至。佶佶乎耕而不顧。

第七節言賞罰爲治之衰。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未賦物形。但有陰陽之分而已。然陰陽仍一氣所鼓盪。故無少間隙。若此者。謂之天命也。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留。靜止也。動之對。言陰陽一靜一動。而生萬物也。物體組織之法。謂之生理。近世爲專科之學。其名實昉於此。

合喙鳴。

動物有喙。各有其自然之鳴聲。無所假飾。人之言語。能純任天真。則與物之喙鳴合已。

泰初有無。至。同乎大順。

第八節論立德。義精辭粹。與孔孟之言。合若符節也。

有人治道若相方可不可然不然

相去聲。視也。方如字。謂東西南北之方也。言有人於此。其治道術。若辨東西南北。釐然而不紊。可與不可。然與不然。剖析明確。絕無假借也。如是訓釋。乃與下文離堅白若縣寓一意。郭訓方爲放效。又爲強不可爲可。不然爲然。微特迂曲難通。且下文不可續矣。

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

義已見應帝王篇。句字小異耳。

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言世之衆人。雖儼然首足。而不知道。不聽教。與無心無耳等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

言非人力所能左右

有治在人

有所修治。皆賴他人。非自運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至是之謂入於天。

第九節。已且可忘。何況外物。

溟滓然第之哉。

溟滓。猶云不設崖岸也。

將闔苑見季徹。至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第十節。治世之道。在居其心。

子貢南遊於楚。至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第十一節。舉假修混沌者之詞。而折之以聖訓。孰謂莊子果毀儒哉。

諄芒將束之大壑。至此之謂混冥。

第十二節。聖德神皆主無爲。

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始本不自承爲道諛。而終爲道諛聚衆之事。是前後不相襲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古量法。釜（六斗四升）二有半謂之數（十六斗論語曰庾）藪二有半謂之缶（四十斗）缶二謂之鍾。缶與鍾至易辨也。今以二缶鍾而不能辨其多寡。則其人必有惑疾。無適而可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至不推誰其比憂

第十三節。言天下皆惑於小康。故至治不可復覩。

困憊中賴

憊塞也。

交臂歷指

歷指。指相錯也。謂受桎梏而臂指交錯。

厲之人至亦可以爲得矣

第十四節。非外飾失性。

天道第十三

天道玄妙。無可指名。強爲形容。則謂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以茲爲體。故能運動不息。萬物化生。無勞無憂。常得至樂。有天下者。不可不則而象之也。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木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尙親。朝廷尙尊。鄉黨尙齒。行事尙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

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

而因任次之。

無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

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必分其能。

無相易業。

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

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

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

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

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

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行。若

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爲。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趂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

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一毀

一毀。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

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

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顴頰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

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爲

不信。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瀆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

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

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

偕。楛音柄。司馬云。威楛也。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

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

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

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運者公也。積則私矣。

善故靜也。

儒家曰。止於至善。義同。

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第一節。言天道本虛靜無爲。

莊子曰。吾師乎。至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第二節。申言天樂。

知雖落天地。

落通作絡。

夫帝王之德。至而用人。群之道也。

第三節。言帝王法天地之無爲。而後位尊而功巨。反乎此。則失職侵官。亡不旋踵。共和國之元首。尤當書紳銘座者也。

萌區有狀盛衰之殺

區讀爲勾。芽之曲者。殺所賣切。降也。

本在於上。至天地而已矣。

第四節。辯道之本末先後。亦申上節上必無爲下必有爲之義。

由聞周之徵藏史

徵。明也。明習藏書事。故號徵藏史。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

繙。譯其意也。十二經當以六經六緯之訓爲正。中其說猶云半其說也。謾。迂緩也。

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幾。覲也。意幾乎後言私覲後日之酬也。意有所幾而言兼愛。其心之迂曲可知。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意如字。猶云意者。以上第五節言仁義無當於道。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

言鼠迹囊壤之中。尚有棄餘之蔬也。喻總曲市井之中。不無可語之士。今以其微末而一概屏棄。是不仁也。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生。未學者。熟。已學者。積斂。深藏之意。言不論未學已學。並不使得盡其意於前。而徒深藏其道。無崖岸之可登也。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巧知神聖。皆名也。不爲名尸。故皆脫棄焉。

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事也。言吾之事也。恒久事之耳。非以見事而後有所事也。

其名爲竊。

儒家所謂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盜。與此節同意。以上第六節。言忘毀譽。

賓禮樂

賓讀爲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甘苦猶云逸與勞。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與音餘絕句。

老子曰夫道至古人之糟魄已夫

第七節。言道不存乎書。

天運第十四

此亦雜錄體也。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兩者

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六極

云四方
上下也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

司馬

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
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
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
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
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道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
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
并焉。是以道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

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

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視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昧李音米。司馬云。厭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罔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絜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絜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

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宅也。中無主而不可者。無受道

道而過也。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

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常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

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覲而多

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僞矣。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

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怨

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滯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

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嘖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

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

爾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澗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子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

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僭於厲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山海經云。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理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風。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魚。

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已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已得之矣。

有上彷徨

言風有時不東不西。在上而彷徨也。

九洛之事

洛書九疇之事。

天其運乎。此謂上皇

第一節言天運自然。帝皇則之。

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孝特仁之一體。徒孝固不可謂之仁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代至仁也。過孝猶云多之。不及孝猶云少之。

至貴國爵并焉

并讀爲屏棄之屏。下二句同。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至是以道不渝。

第二節言至德無名。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至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第三節以至樂明道。

孔子西遊於衛。至而夫子其窮哉。

第四節非泥古貴適時。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至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第五節言道主虛無。

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上文循大變無所湮。謂心與天遊。通而不滯。若此者。始能正人。苟其心一有所偏執。則天

人之間。閉塞不通矣。以上第六節。戒溺情。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至不若相忘於江湖。

第七節。賞自然。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言帝王創制之始。莫不以倫理爲先。而今世至有妻其親女者。極言其亂也。

孔子見老聃歸。至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第八節。言智愈啓而治愈滿。

孔子謂老聃曰。至丘得之矣。

第九節。言道貴自化。

刻意第十五

通篇止一大段。極狀聖人之德。無爲無欲。純一素樸也。辭至明暢。無庸訓釋。

刻意尙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

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

其魂不罷。虛無恬慤。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仁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第十六

恬靜無欲。性之本體。靜能宰動。故道德仁義禮樂。咸一以貫之。自世之君子。役役於事功。炎炎於軒冕。己先喪其性矣。又惡從使民葆其性哉。是故離俗外物。恬知交養。誠治性之

良方亦治世之大道也。通篇亦止一大段。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二。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染滂散朴。藥古堯反。本亦作澆。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

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窟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

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釋七名。辭約而義至精。雖使孔孟言之。無以逾是。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徧行。猶言專務。蓋禮必本乎信。樂必稱其實。苟無實不信。而專務其表。則文敝情濫。大亂至矣。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彼。謂人民。蒙。冒。皆被服之義。言天生烝民。各賦以正性。使自能被服其德。既曰德矣。則不容人之代冒。爲民上者。強以己德冒羣倫。是無異奪其性也。

興治化之流。

言流。明非源也。卽上文徧行禮樂之謂。

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不在山林。明在廟堂之上也。身雖顯而德則隱矣。唯其德不明。故懷寵戀祿。不自引退也。

秋水第十七

學海無涯。物理至賾。護聞一得。泰然自多。迨至臨滄海之茫洋。觀鷓鴣之高潔。始自悟其猥鄙齷齪。無地自存。誠可笑可憫也。故爲是篇以警之。設喻既奇。文氣尤洗滌浩瀚。莊氏書中。此其巨擘矣。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

同馬云。涇通也。

於是焉河伯

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
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
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空之在大澤乎。計中
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
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力

罪反。空音孔。礪孔小穴也。郭注爾雅。稊似神。神音蒲。曹反。卒。崔云。盡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

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
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
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
歸今故。故遙而不閔。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
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
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

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喻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

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

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
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
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
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蹠
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
反其真。夔憐虺。虺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虺曰。吾以一足踟蹰而行。

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螭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鱷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鱷音秋。李云：藉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懼。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慢本又作變。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

以爲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罔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罔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罔音坎。司馬云。罔井。壞井也。井幹。古且反。司馬云。井欄也。甃。側救反。井壁也。軒音寒。

井中赤蟲也。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皜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罔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蚩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司馬云。商鉅。蟲名。北

燕謂之馬虵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龜與。且彼方

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

疑音此。履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

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

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喙而不合。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

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

上。此龜者。甯其死爲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

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

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

嚇我邪。

嚇，許嫁反，特受。云以口拒人曰嚇。

莊子與惠子遊於豪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儻魚，徐音

條，李，白魚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

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尾闕泄之。

尾闕，直腸之下端。排泄糞穢者也。茲假以喻海底。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言天下古今之所紛紛，皆學空稊米豪末之類耳。

秋水時至，至不似爾向之白多於水平。

第一節非自多。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言大知之人，觀察不囿於一偏，故不以物小而少之，不以物大而多之，以其知量之無窮。

也。本文下當增也字。此釋上文物量無窮句。
證歸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知時無止

言以大智證明新舊嬗代之理。故不以時之長而悶。不以時之短而跂。求以其知時固無止也。本文亦當增也字。此釋時無止句。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分釋分無常終始無故二句。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所知少而不知者多。生時短而未生時長。故皆謂不若。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

至小。即所知與生時。至大。即所不知與未生時。

埤大之殷也。

埤。同。衰。聚也。殷盛也。言物之衰聚。必爲大之至盛者。

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物之外。謂形體種類。物之內。謂性情意志。倪。顯示也。惡至。猶云何往。

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

天地固大矣。然近世天文家臆測。謂諸星球多有生物。使其言果信。則天地當有恒河沙數。而吾人所見之天地。不得不爲稊米矣。人目所覩。豪末誠爲至小。然準以化學家原子之說。與顯微鏡所察知諸微生物之種類。則小於豪末者。亦當有恒河沙數。而豪末不得不爲丘山矣。是知比較不同。大小立變。初無一定之準則也。

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令堯舜湯武值燕楚之末流。未必不遭絕滅之禍。令之噲白公際唐虞商周之隆盛。安見不成聖賢之名。推而論之。唐宋之得位。何異丕熒以下數十君。而祚永政良。則誦義無窮矣。洪楊以上數十寇。何異漢明之奮迹。而事敗族夷。則惡名萬載矣。時俗所謂貴賤。惡足

憑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至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第二節。縱論大小精粗貴賤。齊一而之。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至是謂反其真。

第三節。無爲自化。乃合道真。一篇之主義也。

夔憐竈。

憐。羨也。下四句同。

吾以一足跼蹐而行。予無如矣。

跼。同蹐。蹐。蹠。跳擲而行也。予無如者。自矜其能。謂人莫如也。

則有似也。而似無有。

似與像同義。蛇行有形像。而風則無有。故羨而詰之。

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以上一小節。截然而止。於風憐日。目憐心。二義絕不復言。非闕文也。微妙之理。可意會而不可言宣也。

孔子遊於匡。至請辭而退。一小節

合上兩小節。爲第四節。言任天不爭。自然勝物。

公孫龍問於魏牟。至乃逸而走。一小節

莊子釣於濮水。至吾將曳尾於塗中。二小節

非練實不食

練。選也。選擇果實而後食也。

惠子相梁。至而嚇我邪。三小節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至我知之濠上也。四小節

合上四小節。爲第五節。言淺夫不知大道。皆河伯類也。

至樂第十八

人之生也。孰不願樂而憚苦。顧日從事於求樂。而所得恒不離乎苦者。無他。彼所謂樂。不外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數端。之數端者。非勞形苦心以求之。則不得。即勞形苦心以求之。亦未必果得也。不得者。固有苦無樂矣。即幸而得焉。樂之寡而短。曾不敵苦之多而長也。然則天下果無樂乎。曰。有。絕欲外物。澹然無爲。則誠樂矣。然而世俗之人。必不樂此。寧獨不樂。且必甚苦之也。則亦唯日誣誣焉。茹苦求樂。至於身死夢醒。而後悟至樂在斯耳。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

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誣誣徐若辨反。李云趣死貌。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甯。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假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叙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擲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櫛。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鱸鰕。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鱉。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螻蛄。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窠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鷓掇。鷓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輓生乎九猷。啓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甯。青甯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蹲循。義同逡巡。退避也。引知道者之言。言忠諫恒不見聽用。不若退避勿與人爭也。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至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第一節言至樂在無爲。

與人居。句。長子老身。句。死。句。不哭亦足矣。

與人居。謂莊子與妻共處也。長子老身。謂長育子女。養老己身。歲月久而恩誼深也。

我獨何能無槩

槩。橫梗於懷也。

莊子妻死。至故止也。 一小節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至我又何惡焉。 二小節

莊子之楚。至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三小節

合上三小節爲第二節。言死爲至樂。本篇之義至是已全。下二節當刪。

顏淵東之齊。至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此一節似明至道不可以語庸夫。然與本篇義不相蒙。且海鳥一喻。與達生篇重出。足徵

後人剽竊摹擬爲之。非莊子手筆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至皆入於機

此一節割裂列子天瑞篇語。而又殘闕不全。蓋妄人所爲。決非莊子語也。

莊子淺訓第一冊終